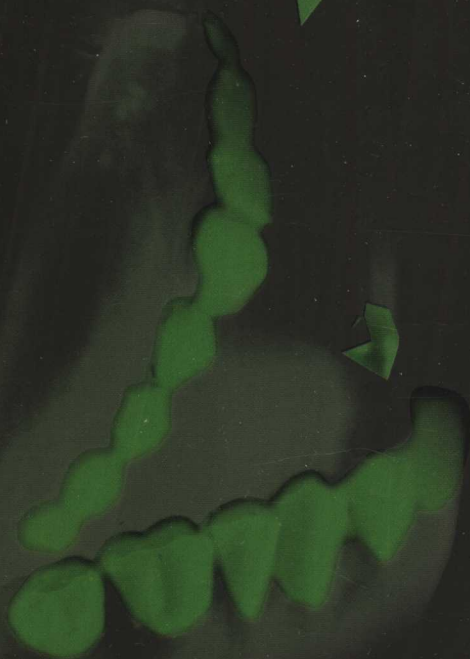


绿牙齿

赵括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牙齿 / 赵括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4

ISBN 7-5014-3690-8

I. 绿… II. 赵…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3904 号

绿 牙 齿

著 者: 赵 括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35 千字

印 张: 6.7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690-8 / I · 1556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三人行侦探组惊险探案”系列讲述的是索摩斯、乌鸦嘴和大眼妹等三个侦探通过调查、推理、追踪、擒拿等手段，侦破一系列神秘离奇案件的传奇故事。

本书由《绿牙齿》和《黑桃 K》两个故事组成。情节生动离奇，跌宕起伏，发人深省，引人入胜。有诡异莫测的鬼怪事件，有摄人心魄的恐怖细节，有惊心动魄的搏斗场面，也有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亲情友情的瑰丽闪光。

《绿牙齿》

医学院的停尸房突然闹鬼，尸体的鼻子被咬出奇怪的牙印，同学们都很害怕，上课时议论如何捉鬼。古怪的司马教授说，我可以捉到那个鬼，我在尸体上涂了一种特殊溶液，如果那个鬼咬了尸体，他的牙齿就会变成绿色。说完，他得意地大笑，露出了一口碧绿碧绿的牙齿……

《黑桃 K》

一天夜里，财经学院的四个男生，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怪梦，梦见长得像扑克牌中的黑桃 K 人像一模一样的所罗门王对他们说，必须听他的话，否则就有灭顶之灾。当他们醒来时吃惊地发现，每个人脸上都被神秘地打上了黑桃 K 印记。而后，他们每个人都是厄运不断……



目 录

绿牙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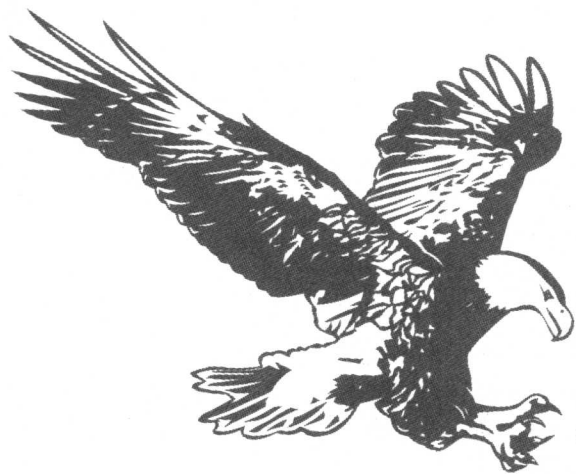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一章 | 尸体鼻子上的牙印 | (3) |
| 第二章 | 鬼打架 | (11) |
| 第三章 | 古怪的教授 | (19) |
| 第四章 | 绿牙齿 | (26) |
| 第五章 | 他失踪了 | (33) |
| 第六章 | 神秘的堡垒 | (37) |
| 第七章 | 冲入黑牢 | (42) |
| 第八章 | 惊魂恶斗 | (50) |
| 第九章 | 铁证如山 | (56) |
| 第十章 | 骗子扒手小偷 | (62) |
| 第十一章 | 两教授打架 | (69) |
| 第十二章 | 谁是谁非 | (76) |
| 第十三章 | 绿牙齿又回来了 | (84) |
| 第十四章 | 绿脸怪 | (90) |

黑桃 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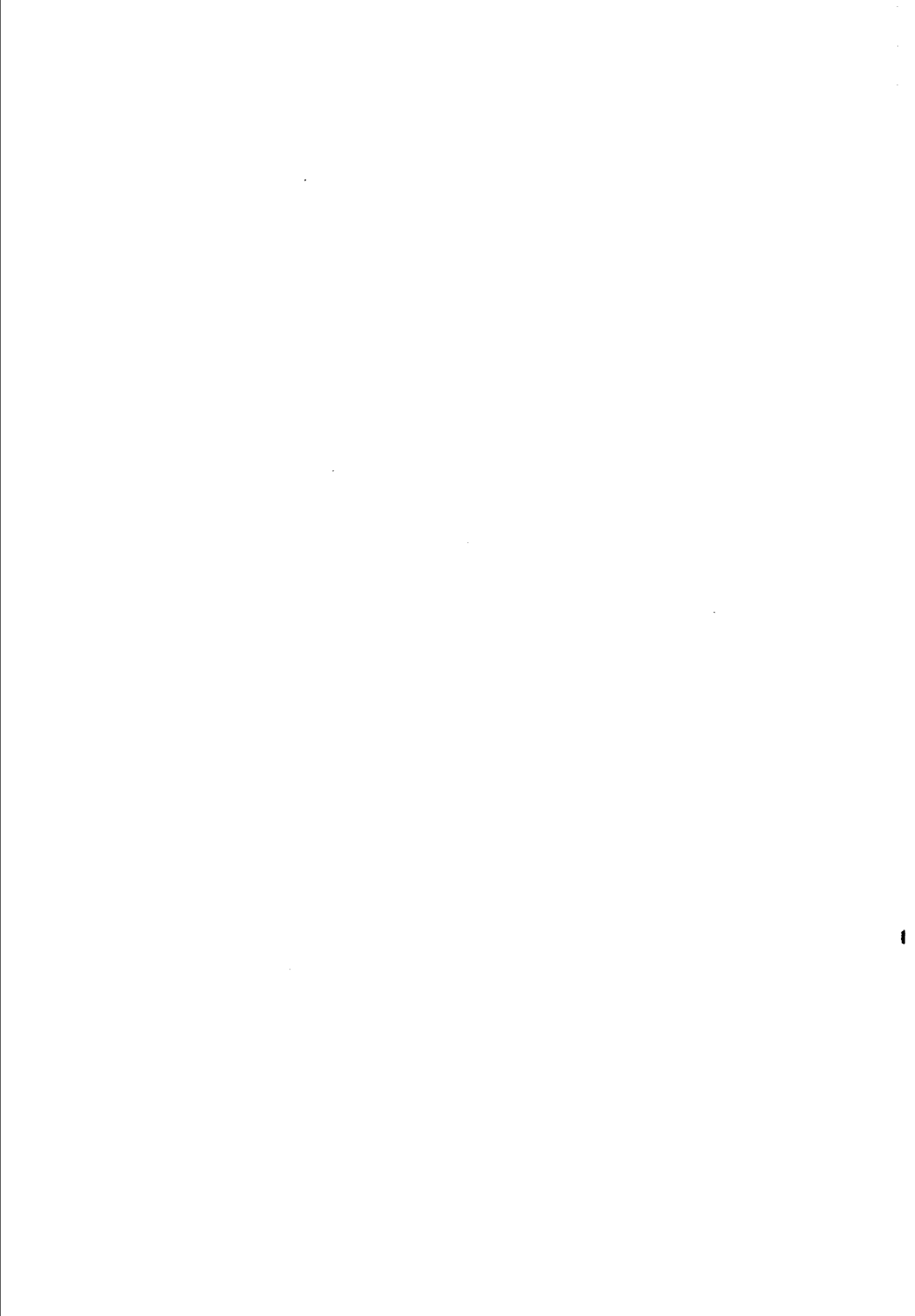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一章 | 三个人的怪梦 | (103) |
| 第二章 | 所罗门王的徽记 | (110) |
| 第三章 | 厄运不断 | (116) |
| 第四章 | 遭遇四大名捕 | (123) |



第五章	校园窃案·····	(129)
第六章	网友九天仙女·····	(140)
第七章	非典型案件·····	(151)
第八章	蝴蝶会仙女·····	(163)
第九章	变态的小邪神·····	(177)
第十章	午夜惊魂·····	(187)
第十一章	平安夜不平安·····	(200)



绿
牙
齿





第一章 尸体鼻子上的牙印

—

开学了，三人行侦探组的三名侦探各自回到了学校。

乌鸦嘴去学他的武术散打，大眼妹去学她的刑侦技术，而索摩斯继续学习他的基础医学。开学头一天，索摩斯的感觉还不错，同学久别重逢，大家亲亲热热，说说笑笑，真是其乐融融。

可是第二天，烦恼就找上他了。

原来，他们三人行侦探组在暑假期间连破两桩校园谜案的事，不知怎么就在医学院传开了，而且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沸点当然就是索摩斯。

有人见面就喊他“大侦探”，还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福”——也就是说“第二福尔摩斯”的意思。语气都是酸溜溜的。

当然，也有对他表示赞佩的。还有找他请求入伙的。

让他感到激动的是突然冒出一大堆崇拜者来——有一些女孩缠上他，刨根问底地打听那些案子是怎么回事，怎么搞定的。听他讲述的时候，她们的眼睛都是亮亮的，就像“追星星”一样。



这些还算不得是什么烦恼事，让他真正感到烦恼的是一下子冒出许多委托他办案的人来。

医药管理系的一个女孩哭哭啼啼地找他帮忙，说自己返校时，包给小偷摸了，半年的生活费全没了。问她是在什么地方没的，她说是在 57 次列车上，睡了一觉后，钱就不见了。

这上哪儿找去？索摩斯只好又是抱歉，又是劝慰，最后硬是借给人家 100 块钱，才算安心。

校花郝嘉嘉也来找他帮忙，说她表姐失踪快两年了，家里人都快急疯了，请他无论如何帮这个忙，想要多少办案经费都不成问题。

索摩斯有点受宠若惊，忙表示别提什么钱不钱费不费的，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当他听明白郝嘉嘉表姐是如何失踪的，立刻就傻了眼。

——她表姐是去危地马拉旅游时失踪的。

索摩斯泄了气，心说：冲那个破地名怎么也敢去？

郝嘉嘉问他敢不敢去，如果敢去，她立刻让家里人拿钱给他办护照，出经费。要美元，给美元；要欧元，给欧元；要印尼盾、印度比索什么的也都没问题。索摩斯差点儿给她“这一军将死”，支吾了半天，把这一脚踢给了“国际刑警组织”。

郝嘉嘉非常失望地走了，道别时，她那大眼睛里全然没有了来时的那种动人的光亮。

这些事已经够让索摩斯恼火的了，更可气的是同寝的“小广东”廖德华也跟着凑趣添乱。他非常痛苦格外认真地，他的女朋友——护理系的靓妹阿梅，这次开学后突然不理他了，很可能是移情别恋了，让索摩斯帮忙查一查那男的是谁。



索摩斯当即严正表示：不管。可同寝的“大个儿”和“诗人”跟着起哄，说不帮这个忙不够朋友，并威胁说要举行全寝投票公决，看是否开除索摩斯的“寝籍”。

索摩斯只好像模像样地出去侦查了一圈，回来告诉“小广东”说，那个男的是刘德华，结果给“小广东”用广东官话骂了一通。

索摩斯头都大了，趁周末系里举办联谊会之际，他郑重宣布：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再也不管什么破案不破案的了。

这一招还真管用，接下来的两天里果然再没谁向他提出过这类请求。不过，也只管用了两天，第三天就又来事了。

二

这天上午，索摩斯班里开始上新学期的第一节人体解剖课。

与上学期所上过的人体解剖课有所不同，这回不是用人体器官模型和解剖挂图什么的模拟讲解，而是来真格的——动刀子解剖人体标本。由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司马教授实地主刀示范操作并讲解。

班里的同学在助教宫老师的带领下，换上白大褂，套上一次性的塑料隔离脚袋，排着队走进了解剖教学实验室。

像往常一样，鬓发斑白、整日不苟言笑的司马教授，早已经全副武装站了解剖台旁的无影灯下。

同学们齐声向他问好，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而后，冲宫助教挥了挥他那戴着医用手套的手，淡淡地说：“捞一个”。



宫助教立刻叫上索摩斯和另外四个人高马大的男同学，出门奔向地下室。

一走进地下室，索摩斯他们就感觉一下子走进了惊恐鬼片的场景中，不由感到毛骨悚然。

在暗黄暗黄的灯光下，在装满暗黄色福尔马林的大池子里，漂浮着许多黄褐色的躯体，具具都是背部朝上，看不见面部，乱糟糟的头发像褐色的水草，还有黄白色的像枯草。

在浓烈刺鼻福尔马林的气味中，隐隐泛出尸体阴臭的气息。

“每个人最后到这里都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好怕的。”宫助教来到池子边拿起一把长柄耙子递给索摩斯，“你主捞，看中了哪个就把他耙过来。”

索摩斯壮起胆子，瞄准其中一具女尸，一耙子搂去，那女尸忽悠一动，碰到了另外几具，只见整个池子开始荡漾，尸体们像正在煮着的饺子一样忽悠忽悠地浮动开来，在暗黄的灯光映照下，暗黄的涟漪衬托下，闪烁、沉浮，显得说不出的诡异。

索摩斯心理准备不足，吓得险些松了手。

幸好，另一个胆大的同学“大傻子”及时伸过耙子来助了他一臂之力。

两个人你拽我拨地将那女尸拢到了池子边，另外三个同学伸手扯腿抓臂，大家合力把女尸拖到岸上，将她翻过身来。“啪嗒！”索摩斯和“大傻子”的白大褂上都溅上了混杂着尸体气息的福尔马林，现出几片淡黄的印渍。

在看那女尸翻过身来的那一瞬间，哇！恐怖之极！就像是《山村老尸》里的女鬼“刷”地仰起了她那可怕的脸。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往后躲闪，宫助教笑了：“都别



躲，等会儿抬回教室，还得给她剪头发，擦澡呢！”

“大傻子”直着脖子叫起来：“您饶了我们吧，那活儿让给美眉干吧！”大家大笑。

这时，司马教授匆匆忙忙地闯进来，嚷道：“搞错了！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去冷藏室，推新鲜的。”

原来，司马教授是要他们去解剖教学实验室隔壁的冷藏人体标本室推一具冷藏尸体。

“教授，您怎么不早说呢？”“大傻子”忍不住叫道，“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捞上这么一个。”

司马教授面无表情地说：“丢回去，快一点，别影响上课。”说完，转身出去了。

“大傻子”嘟囔道：“还捞一个？什么表述水平？纯属误导消费者。”

“别发牢骚了，按教授的指示办。”宫助教说。

三

将那女尸重新放入池子，离开地下室，宫助教他们迅速进入冷藏人体标本室（大家都称之为“停尸房”），推起一具躺在活动平台上蒙着白布单的人体标本（也就是尸体），然后回到了教室。

见尸体来了，一些胆小的女同学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而那些胆大的男同学则一个个向前探出脑袋。

索摩斯他们把活动平台靠到解剖台旁。

宫助教扯下了那块白布单，露出了下面的尸体，是一具中年男尸。

“哎呀……”几个胆小的女同学偷眼一瞥，随即低声惊呼。

没想到，宫助教也跟着惊叫了起来：“哎呀！这是怎



么回事？”

后面的同学不由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不就是具男尸吗？

索摩斯顺着宫助教诧异的目光望去，立刻明白了他为什么如此惊叫——因为这具男尸的鼻子出了问题。

尸体高耸的鼻头上有一组深深的齿痕，险些把整个鼻头都给咬掉了。

“教授！”宫助教指点着说，“这尸体鼻子上有牙印，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嗯！”司马教授皱了皱眉，绕过解剖台，站到尸体前，俯身查看。

同学们都十分惊诧，一个个交头接耳，低声议论，胆大的还拼命往前凑。

“咦，这怎么好像是人咬的，真是莫名其妙？”司马教授惊诧地说。

“人咬的？什么人这么大胆，敢咬死尸？”

“不是大胆，一定是变态恶魔。”

“哎呀！别说了，让人恶心。”

“哎！会不会是有鬼呀？”

“嗨！有鬼也是个捣蛋鬼，不用怕。”

“你不怕？没听说过‘炸尸’吗？兴许，这就是——两具僵尸半夜跳起来打架，你咬我，我咬你……”

“哎呀！别说了，吓死人了！”

“哎！诗人，你的想法是打《眉间尺》里剽窃来的吧？”

“去你的，那里讲的是三颗头打架，这可是两具活僵尸……”

“喂，肃静！”司马教授板起脸，严肃地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都回去。”

那些胆小的女同学一听，如蒙大赦般争先恐后往外



溜，而那些胆大的男同学边往外走，边不住好奇地回头张望。

索摩斯转回身刚想往外走，宫助教喊住了他。

“哎，大侦探，你先留下，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教授瞥了他们一眼，皱了皱眉，没作声。

四

尸体鼻子两侧各有数枚扁状齿痕，排列得很规则，很像人的门齿用力咬合所致。

齿痕虽然很深，却没有什麼血迹，分明是在人死之后很久才咬出来的。

这就意味着尸体一定是在进入停尸房之后出的事。

索摩斯把自己的这些看法说了，司马教授、宫助教都很以为然，决定再到停尸房去看看别的尸体有没有什么异样。

索摩斯推着这具尸体，跟着司马教授、宫助教走进了停尸房。

刚一进门，索摩斯就不由打了一个寒战，浑身上下的汗毛孔都竖了起来。

一是因为这里的气氛太让人紧张，二是因为这里的温度实在太低了。

没办法，低温是为了保存人体标本的需要。

这间停尸房很宽敞，足有一百平方米。

靠着两面墙壁是一组组的冷藏大柜，是抽屉式的，外面标签上写着编号，是用来储存尸体及器官标本什么的。

另一面墙壁前立着一组组的资料柜，还有一面墙壁前摆着一些仪器设备。

房间里还有许多活动平台，排列得整整齐齐，显然是



临时摆放尸体用的，其中一张上面正巧放置着一具尸体。

司马教授一进门，就直奔这具尸体而去，他掀开白布单一看，失声惊叫起来：“咦？真是怪事，这上面也有牙印。”

索摩斯、宫助教凑上前去一看，这具尸体上的牙印也是在鼻头上，深深的，和刚才那具尸体鼻子上的一模一样。

司马教授惊诧极了，忙拉开一个冷藏柜。还好，里面的尸体没被咬过。

他不放心，将柜子接连拉开，逐个检查。

宫助教和索摩斯也跟着动起手来。

所有的尸体都检查过了，都没什么问题。

奇怪？为什么偏偏放在外面的这两具尸体上有牙印？

难道真应了那句老话：“贼偷方便？”

可是，对着死人鼻子下口的这位决不会是贼呀？因为这停尸房里除了尸体，没什么好偷的，而且什么也没丢。

这是怎么回事？

索摩斯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间屋子，只见四壁都是厚厚的水泥墙，屋顶也是水泥吊顶，两扇厚厚的铁合金房门包着保温材料，严丝合缝的，可以说是风雨不透。

那么，这牙印是怎么留下的呢？留下它的这位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第二章 鬼打架

司马教授、宫助教将这件怪事报告给了学院领导及保卫处。此时，学院领导和保卫处正在为另一件怪事忙得焦头烂额。

原来，公共卫生系的一名云南籍的女生在返校途中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学院保卫处的大部分人马都奔赴外地调查这件事去了，留守的只有一位副处长和一位保卫干事。

他们要忙的事情太多了。新学期的安防消防工作急需展开；关于那位失踪女生的院内调查工作急需进行；赴外调查人员反馈回来的信息需要及时分析、处理并向学院领导汇报；还要负责那女生家长及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

活人毕竟要比死人重要。因而他们表示，对尸体牙印这件事暂时无法调查，只能采取封闭停尸房，收回所有房门钥匙等措施。

司马教授不同意，因为这样做将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及科研工作。

院领导也不同意，经过研究，最终采纳了宫助教提出的建议，这件事交由索摩斯他们“三人行侦探组”负责。



索摩斯从分管安防工作的丁副院长那里接受了任务，并拿到了一把停尸房的房门钥匙。

他不敢怠慢，立马将乌鸦嘴和大眼妹召集了来，三个人坐在一起，认真地计议一番。

二

上过晚自习，“大个儿”优哉游哉地回到了宿舍。

偌大的房间里，只有“诗人”像孤独的孵蛋母鸡一样趴在床上，手里捏着笔，正在搜肠刮肚地寻觅诗句。

大个儿凑上前一瞧，见是白纸一张。他忍不住笑起来，打趣说：“‘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佩服，佩服！”

诗人恶狠狠地翻了他一记白眼，阴阳怪气地说：“蠢才！你懂什么？我这叫引而不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啊哈！”大个儿坏笑着说：“是不是还要一泻千里呀？”

“Get out！你坏了我的诗兴。”诗人佯作怒色。

大个儿嘻然一笑，问：“哎！小广东和大侦探干嘛去了？”

“不知道，大约是寻花问柳去了。”诗人酸溜溜地说。

“不会吧？摩斯可是个好同志。”大个儿说。

“什么好同志，校花一勾小指头，他就大胆往前走。”

大个儿惊讶地瞪起眼睛：“他真让校花找走了？”

“谁知道。”诗人惆怅地说：“寂寞呀寂寞！不在寂寞中恋爱，就在寂寞中变态！”

大个儿笑了，说：“诗人！别在这儿变态了！走，咱们外边转转去。”

“不去，没劲！”诗人头摇得像拨浪鼓。